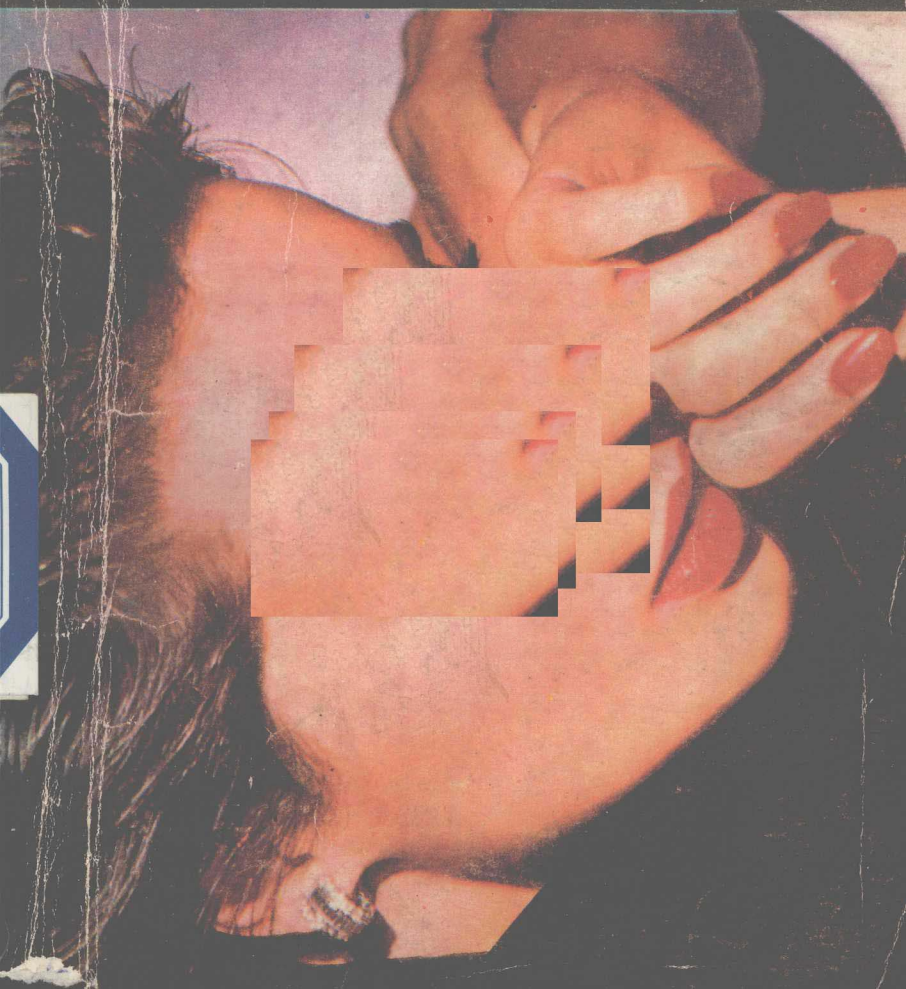


风尘女流

〔美〕哈罗德·罗宾斯 著
施 涛 译



1712.45

1712.45

234

217

美国最新畅销书

流 女 尘 风

(美)哈罗德·鲁宾斯

译自美国西门/切斯特图书公司1983年第一版

风尘女流 (美) 哈罗德·鲁宾斯 著
施涛译 汝林 校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50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7-222-00411-4/I·118 定价: 3.75元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继《野性》、《好莱坞的阴影》、《模特儿介绍所》之后，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哈罗德·罗宾斯的又一部扣人心弦的新作。作者通过母女三人的悲欢一生，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活生生的灵肉搏斗的紧张场面。

母亲塔妮亚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贵夫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间沦为犯人，曾遭到十几名士兵的轮奸。她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才智，当上了一名将军的秘书和情妇。德军濒临失败之际，将军把自己的所有财产留给了她，同时还为她找了一位法国籍丈夫——莫里斯。然而这位新丈夫却是个好色贪财的恶棍，他不仅要占有塔妮亚的肉体，而且更想独吞她的财产。当他不能如愿以偿时，便把目标对准了塔妮亚的大女儿——珍妮特。

就在母亲住进医院生妹妹的日子里，继父莫里斯从学校骗走了珍妮特，并占有了她。珍妮特的身心受到了摧残。母亲在院中听说女儿被奸污的事后，挣扎着回到家中，用剃刀为女儿报了仇。由于肉体 and 精神的打击过重，她一病不起，告别了人间。

珍妮特继承了母亲的事业，开办了服装公司，她本人也被誉为世界十大美人之一。然而，在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女强人”的冒险与追求却又包含了无限的酸楚和悲辛。

珍妮特的妹妹劳伦在和平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她不仅出落得风姿绰约，而且温柔敦厚，心地纯洁。在这个强肉强食的世上，等待着她的又将是个怎样的坎坷和磨难？

与此同时，作者还成功地穿插了一条引人入胜的副线，那就是将军留给母亲塔妮亚的那一大笔财产。围绕这笔不义之财的运送、转移，各色人等对它的谋夺和掠取，又演出了起伏跌宕的惊人故事……

第一部

塔 妮 亚

他有些焦躁不安。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偶尔来到窗前，拉开窗帘看看外面被雨水冲刷过的日内瓦大街。然后，他转过头来看着她。

“那位法国人还没有来吗？”他用刺耳的巴伐利亚德语说了一句。

“他会来的。”她说，眼睛却没有离开她手中的编织物。

他走到餐具柜前，为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然后一饮而尽。“过去在巴黎可不像这个样子，那时我只要捻一下手指头他就会乖乖地跑来。”

“那都是三年前的事了，”她平静地说，“那时候德国

人是胜利者。”

“我们从来就没有赢过，”他说，“我们只不过那么想而已。可小小的美国出面了，我们清楚一切都完了。”这时，从楼下传来了一声微弱的门铃声，“他来了。”

她站了起来，将毛线放在她椅子旁边的桌子上，说：“我去将他带上来。”

她走下楼来到门厅，他已经进了屋子，仆人正替他脱下大衣。听见脚步声，他转过身子望着她，微微一笑，露出一排又小又白的牙齿。

他走上前拉着她的手，举到自己的唇边。她感觉到了胡须接触自己手背引起的轻微的刺痛。“晚上好，安娜，”他说，“你还跟过去一样漂亮。”

她回报了他一个微笑，并用同样的语言说道：“你也像以前一样风度翩翩，莫里斯。”

他笑了：“那个小家伙呢？”

“珍妮特五岁了。你还不知道她呢，她已经长大了。”

“还很漂亮，就像她母亲！”

“她会拥有所有属于她自己的美丽东西的。”安娜说。

“那好呀，我得不到你了，就让我等她吧。”

安娜笑了：“那可要让你久等了。”

他奇怪地看着她：“直到我达到目的，得到满足为止。”

“沃尔夫冈在书房里等着你。”她说，“你跟我来。”

当她上了几步梯子后，他才跟了上来。他一路上注视着她被丝裙紧裹的身段。随着丝裙的摆动，安娜显得楚楚动人。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沃尔夫冈立直脚跟，点了点头，而莫里斯则法国味十足地鞠了一个躬。两人用英语交谈着，双方都认为自己讲的比对方高明，因为双方都不肯给对方一个说自己本民族语言的机会。

“巴黎怎么样了？”沃尔夫冈问道。

“非常美国化了，”莫里斯说，“什么巧克力呀，香烟呀，还有什么口香糖呀，应有尽有。”

沃尔夫冈沉默了片刻。

“至少俄国人没在那儿，德国人也完蛋了。”

莫里斯同情地点点头，没有回答。

安娜将这些看在眼里，然后起身走向房门。

“我去弄点咖啡。”

等她将门关上，沃尔夫冈这才来到餐具柜前，问道：“杜松子还是白兰地？”

“白兰地。”

沃尔夫冈将酒倒入一只矮脚酒杯里，然后递给莫里斯，再给自己倒了杯杜松子酒。两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小巧的咖啡桌子摆在他们中间。“你带文件来了吗？”他问。

莫里斯点点头，打开他那只小巧的皮革公文包。“全在这儿。”他将三份蓝色纸张有公证处印章的文件放在咖啡桌上。“你可以按顺序查找。像你所要求的，所有的公司都按安娜的名义任命的。”

沃尔夫冈拿起一份文件看了看。那是一张普通的毫无意义的法律文件。

莫里斯看着他：“你还是那么确定你要干的事？我们可以把它烧掉，就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干过一样。”

沃尔夫冈淡淡地吸了一口气：“我毫无选择，我没有办法让法国允许我保留这些公司，虽然在占领期我合法地拥有它们。犹太人将会反扑过来，抢回我曾经逼迫他们卖掉的东西。”

莫里斯点点头：“忘恩负义的杂种。如果你不那么老实，事情也许不会这样，有些人不但接管了公司，还把那些人送到集中营里。至少你还让他们自己去选择生活的道路。”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莫里斯看着他：“你现在怎么打算？”

“去南美洲。”沃尔夫冈说，“我妻子和孩子已经到那儿去了。我不能在这儿呆得过长。在我名字还没有被公开之前我得走，否则我将被送回德国受审。瑞士也会发现我这个不受欢迎的人。”

“安娜已经知道了吗？”

“我已经告诉了她。她很理解。再加上她总是对我救了她和她的孩子的生命感激不尽。我在波兰发现她的时候，她正在去集中营的途中，她的丈夫，一个年轻的伯爵，死在了战场上，她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在闪电战中丧了生。”

他停了下来，回忆起了五年前头一次见到她的情景。

那是华沙郊区上流人居住区的一间小房子。比起占领区里的大多数德国高级军官住的房子来，这间房子显得小而寒伧，沃尔夫冈就住在里面。他没有理由炫耀自己，也不能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即使他出生于一个自豪的、无懈可击的工业巨族家庭，但他的最终志向并不是搞军事。他的工作就是

将那些当地工业吸收到德国战时工业中来。这工作，在华沙，只是打扫性的工作，预备工作都已经做了，对他来说，仅仅是将各种各样的公司和企业做最后的安排和综合。他估计完成这项任务得花他一个月到六个星期的时间，然后他再返回柏林去接受新的任务。刚刚34岁，他就被授与临时少将军衔，并让他去对付与他同等级别的敌军要人。他的私人秘书琼·施瓦布尔也给了中士军衔，以便可以跟随左右。

还是施瓦布尔先看见了她。当那辆卡车停在房子前面，被抓来的妇女们开始从车上跳下来时，他正站在门口。昨天他俩才要求给自己物色一个女房主，一个这样的女人——她能讲一口跟波兰语一样流利的德语，以便能在屋里办公时不存在语言障碍。现在已有六位妇女从卡车上下来了，她们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儿，一个士兵背着自动步枪来到门口，停在施瓦布尔的面前。

“我将她们带来任你挑选。”士兵说。

“你有她们的证件吗？”施瓦布尔问。

士兵点点头，从口袋里摸了出来。

“在这儿。”他注意到施瓦布尔正将目光转向自己的身后。

这时第七位妇女走出了卡车，她有些与众不同，当然不是因为她的衣服，她们都穿着灰褐色的囚犯服。但是在她身上却有着另一种什么东西。她个子高而笔直，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骄傲神情，光滑的栗色长发梳得一丝不苟，如瀑布般披泻在肩上。她冷冷地打量着四周，站到了卡车旁边。她没有加入那排紧张的喋喋不休的妇女的行列。

“那位是公主。”士兵说。

“公主？”

“那是在集中营他们给她起的名字。来了十天了，可她一句话都不说。你知道波兰的女孩是多么喜欢性交，你稍有那个意思，她们便表现出醉心的狂热。这是个例外，我们十五个弟兄都跟她发生过性交，当然其他人也一样。她却很怪，躺着一动不动，直到事情结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默默地洗净自己的下身，然后，又去干她自己的事情。”

“哪张证件是她的？”施瓦布尔问道，“我要先看她的。”

“角上有红条纹的，字母A上打了圈的。下星期她被安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可不需要这样的娘们。”士兵粗鲁地笑了起来，“别理这个臭娘们，她连小便都是冷冰冰的。”

施瓦布尔坐在院中的一个小桌子旁边，他前面放了只公文包，他打开那只有红条纹的硬纸夹。

塔妮亚·安娜·波加斯卡，住华沙18街7号，寡妇。丈夫，比特，已死，伯爵，1940年1月在波兰军队任上尉。一个女孩，珍妮特·玛丽，1939年9月10日生于法国巴黎。父亲，里尔·卡森里克，华沙大学现代语教授，已死。家庭所有成员已死。1937年，她获华沙大学现代语言的学士学位，1939年获巴黎大学现代语言硕士学位。精通波兰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1939年，因叛国和颠覆罪被没收了所有财产。盖世太保华沙档案号—72943/029

施瓦布尔看完之后再翻开另外一页，这时他已经决定她

便是这一项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其他的人都太一般，她们除了一些德语知识以外，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他抬起头来时，她已经站在了他的桌前。

“坐下，夫人。”他用德语说。

“谢谢。”她静静地坐了下来。

“你的职责就是随时看管这所房子并让它保持井井有条的样子，也可帮助翻译或起草些什么文件。你认为你能胜任吗？”

“我能行。”她点点头，很自信。

“但在这儿，你只能呆上六个星期。”他说。

“这六个星期就将是我的了一生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能带我的女儿来吗？”

他犹豫了。

“她不会引起任何麻烦。”她赶快补充道，“她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孩子。”

“这……我可不能决定，”他说道，“还得问问将军。”

她的眼睛死盯着车子，平静地说：“我不能将她一个人留在那儿。”

他沉默了。

“如果是那样，那我还得对你的友好深表感激。”她迅速地说道。

他清了清喉咙，“我会尽力帮助你，不过，这还得由将军决定才行。”他站了起来，“你等一下。”

她目送着他上楼去到将军的房间。不一会儿他回到楼梯边，说：“上来吧。”

他替她打开门让她进去。那个将军正站在窗户附近看她的履历表，然后他转过身来。她的第一个感觉便是惊讶不已，这位官长好年轻！大概只有三十五岁左右，并不比自己的丈夫比特大多少。

施瓦布尔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将军，你要找的人来了。”

沃尔夫冈专注地看着她，胸中涌过一阵窒息的感觉。人也有些昏昏然。除了知道眼前的妇女穿了件褐灰色的囚服外，其他毫无感觉。他的声音也陡地变得沙哑起来。

“施瓦布尔认为你能胜任工作，但这儿有个很复杂的情况。”

“那工作只能容纳一个人。”她清晰地一字一顿地说。

他仍然静静地看着她。

“我发誓，”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起来，“我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儿等死。”

他沉默了，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正在巴伐利亚上学，远离战争，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他将头转过，这使她从中看出了什么。刚才施瓦布尔告诉他她所说的话是多么让人心焦。六个星期将是她一生的日子，仅仅六个星期呐！她没有理由不拥有他们。他转过身来：“我同意你带孩子一起来。”

他看见她的眼里陡地升起一团雾气，但她的话却让她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谢谢，长官先生”。

“你有其他的衣服吗？”

她摇了摇头：“进集中营的时候，他们把什么都收走

了。”

“那我们给你做一些，这样你才能接待客人，也让他们感觉舒服些，我们还得找两个妇女，负责做饭和洗衣，你可以选择这两个人。”

“是，长官先生！”

“我叫施瓦布尔下道命令把孩子和另外的人带来，然后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商店，给自己还有另外几个人买些衣服。今天晚上的饭你负责，八点钟开饭，我会把菜单留给你。”

他看着她走出房门；然后回到桌前坐下。施瓦布尔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十五个男人？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点。她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怨怅，没有谄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晚餐的食品的确让他大吃一惊，奶油浓酒，装饰了花样的蒸牛肉，炖土豆，鲜菜豆，还有敷着奶酸的庭院色拉，最后是咖啡和白兰地，应有尽有。

在快结束晚餐时，她来到餐厅：“这菜你满意吗？长官先生。”

“好极了！”

她笑了，并将这种笑一直保持在脸上：“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谢谢你，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没了，谢谢，晚安！”

“晚安，长官先生。”

夜深了，沃尔夫冈在床上仍然辗转不能入睡，最后他终于下了床，披上长袍，走进了大厅。施瓦布尔屋里的灯还亮着，他开门走了进去。

施瓦布尔从床上跳了起来，手里还握着他正在读的书。“你好，长官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说，长官先

生。”

“她的房间在哪儿？”沃尔夫冈问。

“上了第二段楼梯的第一间。”

他关上门，走上楼梯。她的房间里已没有任何光亮，他犹豫了片刻，终于还是打开门走了进去。

在从窗口射进的微弱月光下，他看见她猛地坐了起来，一会几床头的台灯被打开了。她的头发又浓又长，披泻在她肩上，她大睁着眼睛，没说出一个字。

他看了看她床边那临时做成的儿童小床，然后走了过去。孩子睡得十分安详，大拇指还含在嘴里。他弯下腰，轻轻地将指头移开。“这对她牙齿不好。”他说着，同时也站直了身子。

她仍然没有说话。

“她叫什么？”

“珍妮特。”

“这名字真美，”他说着，又看了看孩子，“她真漂亮。”

“谢谢，长官先生。”她看着他，“你有孩子吗？”

“两个。”

“离开他们一定很痛苦吧？”

“是的。”

“那你妻子呢？”

“这……这……，”他说着，突然感到有些尴尬，他转身来到门前，“好了，晚安。”

他回到自己床上。十分钟之后，她走了进来。

“嗯，谁？”他坐了起来。

“打开灯，”她说，“我觉得你想看看我。”

他将台灯打开。她穿着一件白色拖地长睡裙，头发仍披在肩上。“看着我。”她温和地说，开始将自己的睡袍从肩上滑下去。

当她的一只丰满而结实的乳房，以及那草莓似的乳头从紫红色的乳罩中露出来的时候，他只感到自己的呼吸都快停止了。等她将长袍完全脱下来时，另一只乳房也跳了出来。他的眼睛随着她的双手在身体上回来揉搓而转动着，只见她把睡袍脱下臀部，滑落到了地板上……

六个星期后，他乘着火车去了巴黎。她和孩子也一同前往。

沃尔夫冈静静地鉴定完最后一张文件时，他抬起头来看着莫里斯：“就这样吧。”

“是的，也只有这样了。”莫里斯说，“不过，这儿还有些问题。”

沃尔夫冈迷惑地看着他。

“她在法国的居留证是由贝当政府发给的，现政府可能不会接受。”

“为什么不？那是永久的居住权，她是因为战争才离开的呀！战前她又是从巴黎大学毕业的，再说，她的女儿在战争以前就在巴黎出生了。”

“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通敌的，所以收回了这些人的居留权，何况在巴黎，很多人都知道她和你的关系。”

沃尔夫冈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那我们怎么办？”

“这问题我也想过，但却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关键一点是她是否拥有有效的法国国籍。”

“废话！”沃尔冈站起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他走到餐柜前为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

莫里斯转过头来看了看安娜，刚才沃尔夫冈鉴定的时候，她一直静静地坐在一旁，咖啡就摆在她前面的小桌上。她抬起头，目光和莫里斯相遇了，就这样他们注视了许久，突然莫里斯意识到了什么，连忙移开了目光，安娜也把注意力重新转到手中的编织物上。

沃尔夫冈一口饮干了酒，又重新斟满，回到沙发椅边，重重地坐了下去。

“也许我们只能卖掉公司，彻底地摆脱他们。”

“你对这些公司已经丧失了所有权，”莫里斯说，“法国破了产，至少五年之内，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恢复原来的状况。”

“五年！”沃尔夫冈说，“鬼知道这五年我们在哪儿！”

“如果我们死了，事情就会了了，但要是我们还活着，那问题始终会纠缠不清。”

“如果他们收回居留权，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失去了，他们就会把公司收回。”

“这是必然的事。”莫里斯说。

“如果我嫁给一个法国人，我就自然而然地可以获得法国籍。”安娜低头看着手中的编织物，轻轻地说。

沃尔夫冈盯了她一会儿，然后转过来问莫里斯：

“是这样吗？”

莫里斯点点头。

“那我们就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和安娜结婚。”

“我想除了我再没有别的人了。”莫里斯指了指那些文件。

沃尔夫冈也看了看文件，然后又抬起头：“那怎么行？”

莫里斯摇摇头：“不然情况就很危险，许多戴高乐派的人怀疑我，我毕竟不能在最后一刻跳过海峡。”

“但他们知道你的经历，你提供给他们材料跟你以前搞地下活动是为了帮助他们一样不能说明问题。”

“但那的确是事实。现在问题正在一步步搞清。”

“我敢肯定你叔叔对这很感兴趣。”沃尔夫冈说。

“我叔叔四个月前就死了。”

“那谁是侯爵先生呢？”

“谁也不是，他什么都没留下。”

“那他的财产呢？”

“归国家啦，除非有人愿意上交继承税。当然，是那个家庭中的成员。”

“你觉得有人会那么干吗？”

莫里斯摇摇头：“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如果我父亲，或是他的哥哥至今还活着，他会那么去做，但现在一切都没有了。”

“如果你付这个税，你会去索回那些权力吗？”沃尔夫冈继续追问道。

莫里斯想了一会儿：“如果政府接受我的税金的话，我会的。”